

山上的風很香： 伊誕 · 巴瓦瓦隆紋砌刻畫藝術 的語言學與圖像解讀

Fragrant Mountain Winds: A Philological Reading of Etan Pavavalung's Marks and Patterns

文 |
林育世
Lin Yu-shih

獨立策展人、藝評人；法國巴黎
第十大學哲學系美學組博士候選人，
長期進行台灣當代原住民藝術之
觀察研究

巴瓦瓦隆是位於屏東縣的排灣族大社部落一個很重要的家族，這個家族世世代代被稱為 Pulima（排灣語，意謂「很多手的人」，「手很靈巧的人」），是部落中的藝匠家族，世代從事並傳承部落中的建築及裝飾雕刻的技藝。伊誕·巴瓦瓦隆現仍在世的父親白琅·巴瓦瓦隆（許坤仲）早經文化部指定為人間國寶，而兄長撒古流·巴瓦瓦隆更是自 20 世紀末期開始的台灣原住民運動，以及台灣原住民文化復興運動中最重要的藝術家和精神領袖。伊誕·巴瓦瓦隆身為這個堪稱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中最重要家族的一員，長期活躍於繪畫、板雕、文學及影像創作各領域，與其父、兄均被視為排灣藝術精神在當代表現的指標性人物之一。

「紋、砌、刻、畫」是伊誕·巴瓦瓦隆在故鄉達瓦蘭（大社）部落歷經莫拉克風災之後，所發展出來的一個藝術形式。它的原意來自排灣族語的 vecik 與 venecik。Vecik 是一個排灣語的名詞，指的是人為造成的紋路，例如刀刻或筆繪的紋路，或者在織布上的刺繡等，都稱為 vecik，甚至田裡石塊的堆疊，或石板屋的疊砌等，都是 vecik 的一種形式。而 ve-ne-cik 則是動詞，指人產生這些紋路的動作，雕刻、書寫、刺繡或者建築構工都算是 venecik。伊誕將「venecik」一字的排灣語讀音對應中文的諧音，將它稱為「紋砌刻畫」，傳神地翻譯出這個語彙所涵蓋的排灣傳統物質文明中，圖像文化應用的四個可能的層面：編織、建築、雕刻與圖繪。

依據伊誕·巴瓦瓦隆的自述，又試圖對四種形式分別做出更進一步的定義，「紋、砌、刻、畫」在藝術創作上的內涵分別指的是「紋路的生命力」、「疊砌的擴張力」、「光暗的透視力」與「色彩的活潑力」。他想透過這些排灣族人對視覺形象表現的傳統認知與技法，「運用各種粗細、流線、曲直等線條的雕刻表現，讓刻出來的各種紋路、線條展現圖紋的生命力。……疊砌的石板牆面，其紋路帶來的文明質感與沈穩的色溫，在創作上形成一種內在的視覺張力。……要探索與精進雕刻技法，使深淺刻痕的力道與面向，創造視覺上的景深與透視度，使不同的光源帶來明與暗的變化。……模仿變化季節的大地色系，運用畫筆與配色，畫在創作的作品中，讓作品在視覺上呈現大地的、活潑的、強烈的色彩。」



伊誕·巴瓦隆致力想藉著以上這些中文文字的語義脈絡，詮釋他一直試圖具象化的排灣文化精神的內涵與藝術創作二者之間的關係；然而，若觀者對伊誕的藝術或者伊誕所代表的排灣文化，做這樣的語義式的解讀，則反而不免失之片斷甚至碎裂，或者誤以為純屬藝術家伊誕技巧上的宣示，而無法在文化相互主體性的基礎上，去對伊誕、他的藝術創作與他所處的排灣族文化三者之間的關係做更深一層的理解。

伊誕的紋砌刻畫的創作動機，與其說來自小我身體的藝術創作技能養成，不如說一方面來自身為排灣族人的一種深層的大我文化焦慮，另一方面則來自自我文化復生契機的主張。展覽標題「山上的風很香」，源自部落老人在部落歷經風災摧殘後被強制安置到永久屋後的衷心之語，排灣老人所表達的生存場域層次的創傷感受，就是排灣語言的感官具象性特徵。排灣語言用自然界人與物之間的相互關係敘事，也用這樣的關係比擬說理，將之視為自然法則。

伊誕一方面援引這樣的自然語言，強調排灣文化對自然的依賴與共生的內涵，另一方面則藉著圖像的表現提醒我們重新思考排灣語言的定義與範圍究竟為何？對於早已習慣將口說語言、書寫文字與圖像藝術表現等三個面向分別視為截然不同的表達層次的我們，伊誕所揭示的語言與圖像表現合一的排灣文化，不啻是為我們打開一個返樸歸真的窗口，讓我們得見人類語言的本質，亦得以思索人類自身在文化中的位置。所有族群的語言，都是承載文化中所有理性與感性活動內涵總和的載體，即使沒有文字系統的族群亦然；而反過來說，所有承載這些內容的載體，也都是構成族群語言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說，視覺的感官內涵，抽象的想像層次與日常生活中邏輯層次的口說語言三者的綜合，才是排灣人概念裡語言運作的完整場域。對一個排灣族人來說，視覺圖像就是具象化的語言，而口說的語言就是視覺感官內涵與抽象想像內容的口語敘述層次。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總是覺得傳統的排灣物質文明中的圖像具有明晰固著的語言線性邏輯，而排灣口語的敘事風格有如劇本寫作方式般那麼極力地企圖將說話者的腦中事物具象化。

伊誕「紋、砌、刻、畫」的創作計畫，完全可以被視為是對他自身所屬的排灣語言文化世界的反思、進行定義與持續實踐的意圖。他在台北市立美術館 2014 年所展出的「山上的風很香——遇見伊誕的紋砌刻畫」個展，共分為三個部分：楔子就是談風災對部落帶來的空間摧殘所導致的文化與語言的危機；第二部分談「紋、砌、刻、畫」作為一種語言的內容與類型；第三部分則面向當代，希望排灣的語彙能與台灣島內或全世界進行理解與對話。

上圖——
「山上的風很香——遇見伊誕的紋砌刻畫」，北美館展覽現場，2014

本次展覽「山上的風很香」40 餘件作品，除了部分延續 2009 年以來的繪本作品《土地與太



上圖——
《土地與太陽的孩子》，出自伊誕的同名繪本《土地與太陽的孩子》，圖中太陽紋代表太陽的孩子貴族階級，而葉型紋代表土地的孩子平民階級
© 伊誕·巴瓦瓦隆提供

下圖——
《山上的風很香》，2013，紋砌刻畫（木板、版畫顏料），120×200 cm；伊誕紋砌刻畫手法中常見的代表生命的同心圓圖案，與圓形紋變異的太陽紋，在此作中大量出現
© 伊誕·巴瓦瓦隆提供

陽的孩子》等，對達瓦蘭部落的排灣族人傳統故事及傳說的記述性的作品之外，亦有書寫心靈歸向的作品，如《來自透明的風》及《釘根》等；我們觀察到，作為圖像語言的內容，伊誕分別在兩個層次企圖完成圖像作為排灣族母語的構成面向之一的語言學實踐。首先是圖像語言單位的語意固著性，亦即在不同作品中出現的相同或相似的圖像，傳達相同相通的意義；以常在伊誕作品中可見的圓形圖案，或多層同心圓的構成為例，均是指涉生命的核心與能量，例如自然界的生命，或者已經離開現世而以靈的形式存在的生命等。太陽紋，當它指涉的是排灣族社會結構中的貴族階層（頭目家族）時，在多件作品中的相同語意也是這種符號語意固著性的表現之一。其次，是圖像語言單位一文多義的性質，使語言保有比擬、譬喻、象徵等的修辭功能，例如：葉型紋可直接指涉植物，亦可指涉圍繞植物發生的小型的生物如蟲、鳥，更可以指涉排灣族社會結構中的平民階層。眼型紋，既指涉具有觀看能力的人，亦可指涉人所能觀看的不同世界之間的交換窗口等。最後，這些圖紋跟口說層次的排灣母語又都有互相對映的連結，伊誕在筆者對他進行的訪談中，都清楚地指出，這些圖紋在母語裡稱之為什麼，或者部落裡的老人家怎麼用母語指稱這些具象或抽象的概念。

以巨幅作品《山上的風很香》為例，由老人口中說出的「山上的風」，對於如伊誕·巴瓦瓦隆這樣的排灣族人來說，就是一個具有厚度，具有內容的量體，伊誕試圖用排灣圖像語言的層次還原這個語句的所有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內涵；具象描寫的生命如百合與其他植物屬於可見的現世生活的生成物，而無處不在的圓形圖案則如上述，代表對曾出現在這土地上的生命，或所有不可見的生命力的感知與描寫。而對這充滿生命力軌跡的風與土地的情感，是老人口中所說的「香」，指的是一個排灣族人對所有可見與不可見事物的直觀與感受的能力、態度與情感。而同系列的晚近作品《來自透明的風》，伊誕則更成功地以刻紋表現出他所稱的





「透視感」。這裡的透視 (perspective)，當然企圖對應的並不是繪畫表現技法上的三維空間描寫，而是一個平面二維空間與時間向度的共成，形成一個特殊的排灣圖像語境的時、空透視構成。我們站在作品《來自透明的風》前面，我們看到的是平面的排灣式的圖像語言，但作品中無所不在的 vecik (刻紋) 卻又向我們提示著時間流動的向度與質地。伊誕說，排灣族認為語言跟自然物一樣，都有內在的自然法則，而他在創作這件作品時，對作品的感受有如排灣母語所說的「感覺到風的路徑在臉上拂過。」

作品《遷徙》與《到另一個山腳下》都是講遷徙的故事，伊誕在兩件作品中出現的靈鳥圖樣則引人深思。排灣族用作身分表徵的傳統圖紋中，少見鳥類的圖示，而且這兩件作品中的鳥，除了載有意喻擁有觀看能力的眼型圖案之外，本身的形象並未簡化成為圖騰式的圖譜，而較接近伊誕作品中對現世的現成物的描寫。簡言之，一個具有現世形象，且有生命觀看能力但背負遷徙播種命運的肉體，極有可能是伊誕·巴瓦瓦隆的自我指涉。

我們理解伊誕·巴瓦瓦隆的紋砌刻畫創作計畫，就不應僅僅視為是創作者對一種特殊獨創的藝術風格或技法發展的意圖，而能有一種更深層文化意義的閱讀。排灣族人伊誕·巴瓦瓦隆是傷慟於部落傳統領域與生活空間的毀滅，遷居後的族人即使目前還能在狹義的口說語言層次記得自己來自達瓦蘭，說得出自己是排灣族人，但整個文化的穩定性因為失去了居住地的基柱而嚴重傾斜，口說語言即使目前還暫時存活著，但因為已經被切斷了與土地之間的根脈聯繫，只有越來越加速流失與滅亡的命運。伊誕的「紋、砌、刻、畫」計畫，既明言了口說語言與圖像語言同是排灣母語的雙生形式，缺一不可；也為排灣文化將來可能復振的途徑設計了一個較為開闊的道路，他希望族人能回到形象的世界理解排灣母語，讓嚴重受到傷害的排灣母語能有更多的養分與路徑繼續繁衍派生。

上圖——
《來自透明的風》，2014，紋砌刻畫（木板、版畫顏料、壓克力顏料），50×200 cm；伊誕利用第二層次的刻紋，製造時間的流動感，形成特殊的排灣語境的時空透視
© 伊誕·巴瓦瓦隆提供

下圖——
《到另一個山腳下》，2013，紋砌刻畫（木板、版畫顏料、壓克力顏料），50×200 cm；圖中的鳥未經圖紋式簡化的寫實手法，既代表對現世生命的描寫，亦可能代表伊誕自我角色的投射
© 伊誕·巴瓦瓦隆提供

